

MINGREN WANGSHI/WU CHANGSHUO

名人往事

吴昌硕

安吉吴昌硕纪念馆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名人往事

MINGREN WANGSHI/WU CHANGSHUO

吴昌硕

安吉吴昌硕纪念馆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昌硕/安吉吴昌硕纪念馆编.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7(2007.11 重印)

(名人往事)

ISBN 978-7-5338-5293-1

I. 吴... II. 安... III. 吴昌硕(1844~1927)—生平事迹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011 号

责任编辑 张晓夫

封面设计 梁 珊

名人往事·吴昌硕

安吉吴昌硕纪念馆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91 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38-5293-1

定 价:1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吴昌硕(1844 —— 1927), 浙江安吉人, 中国近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为“海上画派”代表人物, 曾被同道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目 录

草木幽清半日村	1
家风旧学汉周秦	5
青年时的磨难	7
名号种种	10
芜园情结	13
甲午参戎	17
官田种秫不足求	21
能交天下贤	26
尽百家之美	31
师礼杨藐翁	35
水痕墨气得知音	39
与蒲华的岁寒之交	46
大师间的忘年交	50
“明月前身”和伉俪情深	54
超山之恋	60
湖州之缘	64
平生足迹半天下	69
平民情怀	74

汲千古井为艺文	80
钟馗情结	84
幽默性情	87
直节虚心与竹同	91
奇石苍茫自写看	94
和酒画梅	98
喜用果蔬作题材	101
倚醉索酒钱	105
不解之缘	109
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112
艺坛园丁	116
誉满东瀛	121

吴昌硕于1844年出生在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安吉是浙北一个山区县,境内有西苕溪贯通,青山绿水,盛产毛竹,约占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有“中国竹乡”之誉。

如今人们说“吴昌硕是安吉县人”,固然不会引起什么质疑,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里需稍加辨析。吴昌硕的家乡所在地鄣吴村原属孝丰县。安吉、孝丰两县从明成化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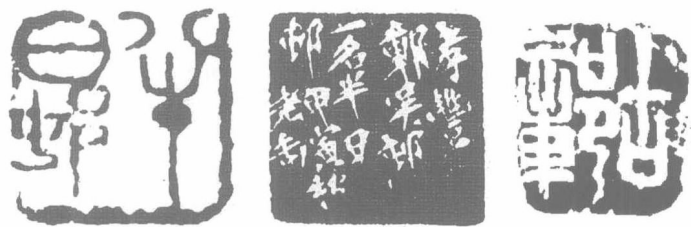


鄣吴吴昌硕故居

(1487)以来一直是分治的,到了1958年两县合并,称为安吉县。吴昌硕生活在清末民初,按当时的情形来说,他应是“孝丰鄣吴人”。但另一个事实是,在吴昌硕许多书画作品的题款中,他自己又明确无误地自署为“安吉吴昌硕”。考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原孝丰、安吉两县辖区在东汉以前同属“故鄣郡”,元、明期间屡分屡合,但称“安吉县”的时候为多。吴昌硕曾说:“仓硕家旧居鄣吴村,故吾族系籍于安吉、孝丰者不一。”可见吴昌硕的系籍,依古可署“安吉”,依时可署“孝丰”。二是鄣吴村经战乱后,年轻的吴昌硕随父亲迁居当

时的安吉县城,度过了十年的耕读生涯,在此结婚,并在这期间奠定了他文学、艺术的基础。特别是他于1865年秋以安吉生员的身份参加了秀才考试。故其自署为“安吉吴昌硕”也就顺理成章。

鄞吴村位于浙皖两省的交界处。依山傍水,景色秀美。村后有一座高耸的金华山拔地而起,村前有一湾清冽的金鸡溪缓缓流过。溪南的玉华山与村后的金华山遥相对峙。村南则有阡陌纵横的大片良田,使金、玉两峰更显挺拔、壮美。清人王显承路经此地时留下赞美的诗篇:“行到吴村香雨亭,柳丝斜拂酒旗青。玉华金华双峰峙,流水落花出晚汀。”村头溪边,古树遮云蔽日,鸥鹭盘旋其上,蝉鹧鸣噪其间。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在诗中称赞鄞吴美景:“山深草木自幽清,终日闻莺不见莺。好做束书归隐计,蹇驴来往听泉声。”由于金、玉两峰如两扇屏风在村落两边围挡,使该地受到日照的时间比一般地方明显要短,因而鄞吴村在古时有“半日村”之别称。吴昌硕的父亲吴辛甲还著有《半日村诗稿》。吴昌硕晚年思乡,在70岁那年秋天刻过一方“半日村”的朱文印。



吴昌硕印谱

虽然家乡曾遭受的战乱给吴昌硕留下痛楚的回忆,但他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一直萦回于心,并且在艺术创作中有着经常性的流露。

吴昌硕刻过一方“古鄞”印。“古鄞”为其家乡一带的古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行郡县，设鄞郡于此地，县随郡名，称鄞县，成为安吉历史上第一个县名。“古鄞”一印，印边残缺，斑驳陆离，印文线条苍劲、浑朴，整体上显得古意盎然，和“古鄞”久远的历史正相呼应。在39岁时，他还刻过一方“归仁里民”的印。边款为“归仁为吾鄞吴村里民，亦里仁为美之意”。家乡不仅历史久，景色美，而且民风也佳。这一切，无不引发他浓郁的思乡之情。

吴昌硕在一些诗中通过对家乡景色风土的描写，寄寓了念念在兹的乡情。如《鄞南》一诗：

九月鄞南道，家家云半扉。
日斜衣趁暖，霜重菜添肥。
地僻秋成早，人荒土著稀。
盈盈烟水阔，鸥鹭笑忘归。

另外，他还写过《鄞吴村杂诗》、《鄞吴村诗梦中作》等多首思乡之作。特别是长诗《题何熙伯梦家山图》集中流露了浓厚的乡情：

孤枕听晨钟，寒风动旅馆。
游子有所思，梦醒张两眼。
有家未之返，故乡千里远。
生长大江南，欲归苦无伴。
家山梦里见，门巷荆棘满。
……

吴昌硕家乡建于清代的云鸿塔



作为画家，画笔亦是他抒发思乡之情的凭借。在其为数不多的山水画中，有一幅题款是：“戊午秋仲，偶写鄞吴村即景，付涵儿家藏。”另一幅题款是：“安吉城东，马家渚南，有溪有亭，酌水谈诗，趺坐为乐，画此一寻归兴。”还有一幅描绘家乡秋景的画，题款为：“吾乡南门一山，青黄二色。秋深时望之，益见峥嵘之态。”吴昌硕的艺术活动，虽然主要在家乡之外展开，但故乡的山水、风土和人情，无疑使吴昌硕的艺术多了一份绵长的情韵。

吴昌硕更将对家乡的感情付诸于实际行动。民国初年，他回鄞吴访旧，看到当地落后的教育现状，深感不安，便与族人商议兴办新学。他凭借自己的威望说服族人腾出原“吴氏祠堂”正屋三间作校舍，并附带其他有关吴氏族产，自己更是带头捐资，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新学顺利开办，第一批学生就达六十多人。为了能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吴昌硕表示，凡本族弟子无力上学者，均由他负担上学费用。学生人数后来增加到百余人。此校当时在开化风气、培育人才方面多有贡献，后几经更易，现名“鄞吴昌硕小学”。

安吉人民为纪念这位艺术大师，于1986年在县城递铺镇建成吴昌硕纪念馆，后又在纪念馆近旁新辟昌硕公园。县文联创办有“昌硕艺校”。在鄞吴村，现有经过修缮的吴昌硕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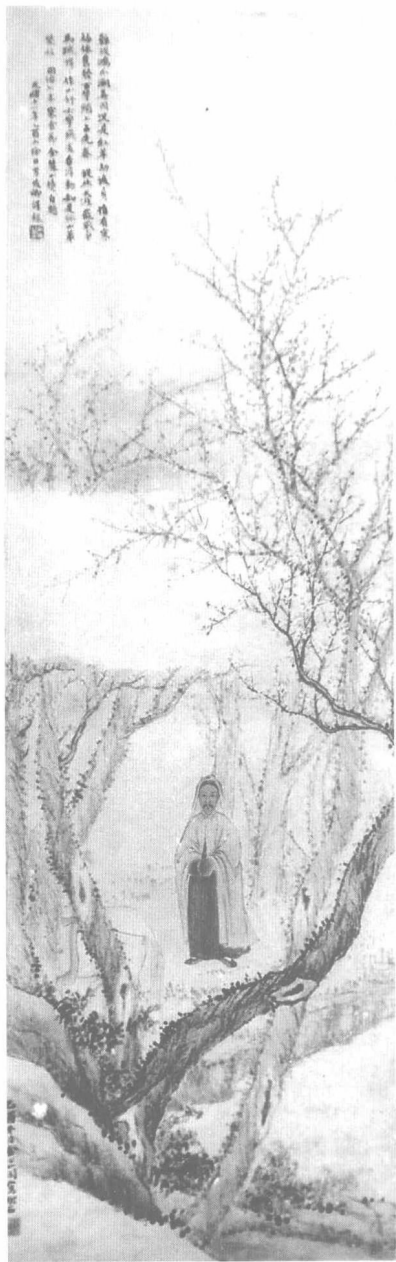
吴昌硕曾有“家风旧学汉周秦”、“回思祖德诵清芬”等谈及自己先世的诗句。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吴昌硕的先祖居住在淮安。宋朝南渡之际，其先祖也随之避兵南迁，到天目山北麓一带定居下来。

据吴昌硕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主持重修的《吴氏宗谱·吴氏列祖诸传》载：第一代为吴瑾，“初居淮上，世有隐德，……生而端厚警敏，读书通大义，识量过人，父老咸叹异之……时高宗南渡，公不欲居都会，舟泛苕水曲折寻其源，抵安吉州南之鱼池乡，即所谓鄣吴村者。古鄣本汉郡，村在深山



吴氏宗谱

中，公乐其风土，遂家焉。是为吴氏之始祖。”吴瑾有兄弟五人，分别是玠、璘、瑜、璧、瑾。其中吴玠、吴璘是南宋名将，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吴玠性格沉毅，办事果断，以战功升官至原源路副总管。有一次，金兵进犯汉阳，得告急求援的驿书后率精兵夜驰三百里赶赴战场，金人惊其神速，溃败而去。绍兴年间，玠、璘兄弟在蜀地曾与金兵一连几日浴血奋战，最终金人大败，从此不敢再犯蜀地。此役即历史上有名的“仙人关大捷”。玠、璘兄弟二人和岳飞一样，是被后人所爱戴的民族英雄。吴瑾迁到安吉后，其子孙就生活在鄣吴村一带的土地上，



吴辛甲像

到吴昌硕这一辈，已是第二十二世了。

在《七十自寿》一诗的首句，吴昌硕不无骄傲地说道：“我祖我父称通儒。”查考其祖系，自从明朝以来，安吉吴氏不乏享有诗名者。其中尤为著名的是第十二从祖吴维岳（字峻伯），曾与当时颇具诗名的李攀龙倡立诗社，称为“嘉靖广五子”，著有《天目山斋岁编》共二十八卷。吴维岳第三子稼澄（字翁晋），少时就以诗见称于当时诗坛，著有《元盖副草》、《滇游集》、《北征前后集》。明嘉靖年间，吴麟、吴龙、吴维京、吴维岳兄弟父子四人考取进士，号称“父子叔侄四进士”，他们分别做到朝廷或省一级的官吏，使当时的鄞吴村大为显赫，以至有“小小孝丰县，大大鄞吴村”之说。

吴昌硕父亲名辛甲，字周史，号如川，清咸丰年间举人，却不愿做官，一直隐居乡里，一生以耕读为乐，平时爱作诗和篆刻，著有《半日村诗稿》。

吴昌硕29岁时娶菱湖施氏。育有四子二女。长子名育，字半仓，聪慧过人，十四五岁就能作诗，可惜十六岁即夭折，吴昌硕非常悲痛，赋诗寄哀：

寒日东风吹郭门，孟郊哭子泪潜吞。
 一千日醉谋之酒，十六岁怜飘汝魂。
 母歇机声眠阁底，弟搜诗句历墙根。
 临残石鼓还听雨，如听商量屋漏痕。

吴昌硕的前半生充满危难与艰险,遭遇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困苦。而在青年时期,更是经受了“哭声殷风雨,乱走剧波涛”的严酷磨难。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感王陈荣率部进军安吉,清兵尾随而至,两军在鄞吴村一带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激烈鏖战。村民仓皇出逃,时年17岁的吴昌硕也随父亲辗转流亡,历尽艰难险阻。途中,父子两人被乱军冲散,吴昌硕只身一人漂泊了好几个月。战乱期间,其弟死于瘟疫,其妹死于饥饿,尚未完婚的聘妻章氏及生母万氏也先后死于贫病。当时,整个故里荒烟四起,蔓草丛生,瓦砾遍布,人口锐减。正如他后来在《别芜园》一诗中所记叙的:

在昔罹烽火,乡闾一焦土。
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
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
至今荒山里,流毒聚豺虎。
通问无亲朋,衡茅自宾主。

这段经历给吴昌硕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后来专门写了一组名为《庚辛纪事》的诗篇,记叙当时的惨烈景象和他本人所体验到的凶险危难。

只身流亡期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吴昌硕只得替人家打短工,干杂活,长期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由于当时山乡几乎与外界隔绝,食盐极其匮乏,他经常吃不到盐,以致浑身浮肿,四肢无力,到后来只能折一根树枝作手杖,一步一瘸地赶路。有一次,他正蹒跚而行,忽闻远处有人马呼啸之声越来越近,他急想躲避,可前面有一条溪流拦住了去路。溪水虽不很深,平常人不难渡过,可那时他已全身无力,根本没法涉过,只得在岸边空着急。在这危急关头,一个老农见此情景,毫不犹豫地把他背过溪流,一同逃命。这一老一少,遁迹深山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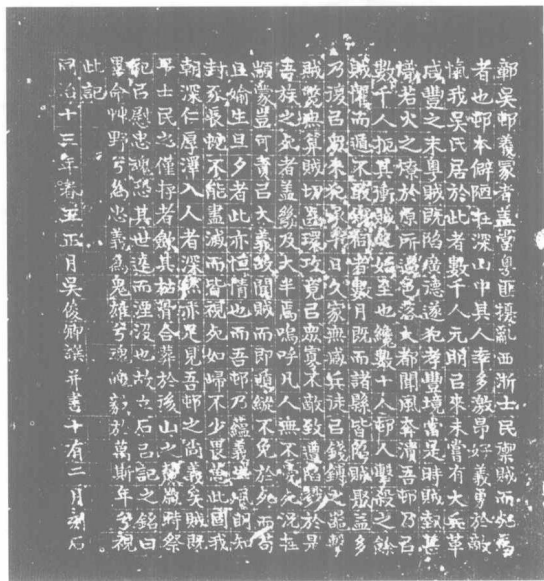
林,后来还盖了一个茅屋共同居住。老农见他因长久淡食而导致全身浮肿,就把自己埋在地下的一罐食盐拿出来,分一部分给他吃。吴昌硕进盐之后,浮肿渐退,减轻了不少痛苦。他对这位有救命之恩的老农自然是感激不尽。六十多年后与潘天寿、刘海粟谈及此事时,还以感恩戴德的口吻说:“不是他搭救,我便死在山洞中了,只有穷苦人才有同情心。”



吴昌硕少年时躲避战乱的石苍坞

在逃难期间,吴昌硕三年没有吃到过一顿饱饭。为了维持生存,他经常以野果、山药、树皮、草根充饥。晚年,他在回忆时对子孙说:“别的植物都可以吃,只有草叶上多芒刺的,最难下咽。”有一次,他赶路赶得太累,傍晚时在野外随便找个地方倒下就睡,天亮时醒来,才发觉自己竟睡在野猪窠里。幸亏当晚野猪没有回来,否则性命难保。

吴昌硕在浙皖交界一带经历了将近五年的流浪生活,尝遍了种种艰难困苦,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几千里的流亡行程,也使他开阔了视野,增进对实际生活的了解,感受并体验了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特别是锤炼了他不怕任何困难的坚强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自己奔放豪迈之性情的基础。这一切都对他后来的艺事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昌硕刻《鄣吴义冢碑》

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自刻一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此印有两重含义。一是自况其艺术的成熟或个人画风的确立;二是标示日后主要以“昌硕”的名号对外交往。作为一代艺术宗师的吴昌硕,其名字如今已载入史册,将流芳千古,但“昌硕”并非其最初的名、字或号,而是到了晚年才通行起来的字。他原名俊、俊卿,小名乡阿姐,初字香朴,或作香圃、芑圃,中年后才改字昌硕,亦署苍石、仓石、昌石、苍硕、仓硕,别号除缶庐、老缶、缶道人外,有时亦用苦铁、破荷亭长、芜青亭长、五湖印丐、大聋、聋缶、无须吴、无须老人等。室号除最有名的缶庐外,还先后用过红木瓜馆、朴巢、齐云馆、削觚庐、禅臂轩、去驻随缘室等。



吴昌硕印谱“苦铁”“吴俊”“无须吴”

72岁时,吴昌硕刻过一方“小名乡阿姐”的印章,有石鼓文用笔的遒劲和汉砖碑额文字的结体,天趣和情味共生。边款上镌有:“老缶小名乡阿姐,幼时族中父老尝呼之以嬉。今不可复闻矣。追忆刻此。”此时他虽已年逾古稀,且驰名中外,但对童年的情景犹念念不忘,可见其童心未灭,乡情不泯。而“乡阿姐”之称则缘于其童年时个头小,身体弱,又因常独自埋头刻画而显得文静孤僻,宛如一个腼腆的乡下小姑娘。



吴昌硕“小名乡阿姐”印谱

而吴昌硕之所以为自己取了“苍石”、“昌石”、“苍硕”、“仓硕”、“昌硕”之类的字号，则与他年轻时的避难经历有关。17岁那年因避战乱兵祸他与家人失散而流落在外，在距吴村南十多里的石苍坞差点饿死。幸亏当地丁、施两家的大力接济才得以存活。在这一极端艰困的时期，他仍攻读诗书不辍，坚持练习篆刻。为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他后来就取字“苍石”，而“仓石”、“昌石”、“苍硕”、“仓硕”、“昌硕”之类皆从“苍石”演变而来。另外，无论是“石”还是“硕”字，在字形上都和作为刻印材料的“石”有关。而“苦铁”之名既形容其疲于应付众人的刻印之请，也揭示了他苦苦探求篆刻之道的坚定心志。

“破荷亭长”之号则和他对荷花的喜爱之情密不可分。“洁怜根似玉，清到叶俱香”，这是他对荷花赞词。他曾说：“予喜画荷叶，醉墨团团，不著一花，如残秋泊舟苕霅间，蓬窗听雨时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他刻了“破荷亭长”之印，同年五月又刻印“破荷”。他有一幅自画像，画的是郊外看荷遇雨、戴笠折花归去的情景，并有题诗：“横塘十里破荷叶，秋雨著来点点急，白荷花摇香可吸。”取号为“破荷亭长”，多